

论新媒体时代电影批评形式的转换

马楠楠

摘 要：网络作为载体的电影批评形式以其多维度的批评视野与多元化的批评方法打破了传统知识精英一元独霸的批评格局，然而，由于政治权力、经济资本等外界力量对新媒体影响所而导致的网络影评批评精神的失落也是我们无法回避的现实。新批评形式的进一步发展既要求以草根大众为主体的影评者加强自身的媒介素养和道德自律，同时也需要身处新媒体时代的知识分子实现自身的角色转型，将其学术理性、理论知识和审美导向植入网络舆论空间，从而对网络影评起到一定的净化、引导和匡正作用。

关键词：新媒体；电影批评形式；批评主体；资本

作者简介：马楠楠，女，博士生。（上海大学 影视艺术技术学院，上海，200072）

中图分类号：J9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552（2012）06-0061-04

媒介技术的每一次变革都会给人类的生活方式、社会结构和文化景观带来巨大影响。20世纪90年代，随着以数字技术为基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的兴起，电影领域里关于电影知识和意义的生产已经不再仅仅是少数知识精英的权力，传统的以知识分子、学者专家、电影从业人员为写作者，以期刊、报纸、杂志等纸质媒介为阵地的电影批评也日益显露出颓势，而以普通网民和草根影迷为主体的网络影评则异军突起，迸发出勃勃生机。与印刷文化时代的电影批评相比，网络作为载体的新批评形式实现了批评话语权力的下放，并以其狂欢恣肆的姿态极大地拓展了中国电影批评的视野和维度。然而，在欢欣鼓舞之余，我们也应意识到，网络既蕴藏着自由与对话的潜能，同时也是一个滋生新的权力结构的空间。如近年来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对新媒体的渗透和操控日益明显，在权力角逐和博弈的过程中，网络影评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新媒体技术对于电影批评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才能将网络打造为真正的公共话语空间，并使其成为促进电影批评进一步发展的有力推手？鉴于网络影评对当下电影产业乃至电影文化产生的重要影响，以上问题显然值得我们深入思之。

一、网络作为载体的新批评形式

《理解媒介》的序者拉潘姆曾经将麦克卢汉的思想总结为一组组两两相对的词语。在他看来，印刷文化是现代文化，电子文化是后现代文化。两者对应的特点分别为：视觉的——触觉的；序列性——共时性；精心创作——即兴创作；独白——合唱；中心——边缘；连续的——非连续的；横向组合的——马赛克式的；自我表现——群体治疗，等等^[1]循着这一思路，我们将在与以纸质媒介为载体的传统影评进行比较的基础上，对网络作为载体的新批评形式进行一番巡视和描摹。

（一）批评的多元化、差异化与话语权威的消解

由于媒介特点、长度篇幅、发表周期等因素所限，传统影评的发表往往需要经过层层筛选，只有那些具备一定的理论观点、艺术见解和审美价值的评论才有可能被选中发表。因此，传统影评的写作者大多具有相当的权威性和高贵性，他们通常占据着批评话语的中心，成为电影意义的绝对阐释者、电影价值的最终评判者和大众审美趣味的引领者，因而在他们和读者之间存在着某种等级制的关系。

然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的兴起，消泯了笼罩在传统影评主体头顶的那层“光晕”。作为一个重新部落化的、虚拟匿名的空间，网络将后现代的美学观念如消解权威、颠覆神圣、强调差异多元

等体现得淋漓尽致，赛博空间恰如德勒兹意义上的“光滑空间”，即“一种无拘无束、浩如烟海的空间，没有等级制的边界或分野，没有凌驾于其他事物之上的特权制和区域”。它“是一种社会文化的千高原，是思想交流、碰撞的多元性平台。”^[2]在这里，每个人都化身为没有肉身重量的“比特”，摆脱了现实时空的制约和束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批评的权力不再为少数知识精英所垄断，普通网民和草根影迷也可以通过各类门户网站上开设的电影论坛、专门的电影网站、影迷社区以及博客、微博、空间等发表对电影的观点和评论。不分年龄、身份、地位、兴趣爱好、文化修养、教育水平，谁都可以占有自己的位置，发出自己的声音，以一种狂欢化的平等姿态参与到关于电影的批评与讨论中，高雅与粗俗、理性与感性、庄重与调侃、赞赏鼓励与讽刺揶揄、夸奖褒扬与嘲弄戏仿，各种各样的语言、观点在这里交锋汇合，激辩争鸣，没有谁是真正的话语中心和评判权威，也没有谁可以一元独霸，唯我独尊。正如媒介文化理论学者所言，“‘赛博公民’与后现代主义，二者一表一里，侵蚀‘西方’认识论的存在论根基，放逐阐释的超验权威——伟大的终极能指或者宏大的叙述语法。”^[3]

（二）直接对话与流动性、生成性机率的增强

印刷文化时代的影评写作者是一个有稳定身份的主体，一篇影评一旦完成并经付梓其意义便固定凝结。同时，由于纸质媒介是以线性不可逆和因果序列为基础的，因此，作者和读者之间通常保持着固定的距离，各自的功能、地位泾渭分明。读者往往处于一种受限制的状态，他只能被动地阅读和接受，而无法参与影评意义的生产，即使有与作者不同的意见，囿于现实时空阻碍，双方也不能进行当下、即时的交流与对话。

网络空间的共时性和互动性颠覆了纸质媒介的线性思维和单一话语，实现了点状结构、多重话语的模式。由于网络信息的非线性和即时性，传统影评的写作者和读者之间二元对立的界限被打破，思想的交流、对话和相互作用成为可能，“阅读不再是一种不可逆的线性的历史过程，而变成了交互指涉的快乐游戏。”^[4]也因此，网络上“个体的身体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它们通过不同的行为和干涉关系形成多元的主体身份。”^[5]一个人可以同时是批评主体、阅读者和被批评者。比如一篇网络影评发表后，读者可以在第一时间通过跟帖、留言等方式对其作出评价与反馈，如果与作者观点一致，则表示赞同和共鸣，并附以自己的体会补充；如果与作者意见相左，则可直言不讳，辩论争鸣，有时候，正是通过影评发布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与互补，达成对一部影片的共识。某种程度上也可以说，是读者的评论、留言以及作者的交流和最初的影评一起，共同组成了一个新的批评文本，并接受着来自其他访问者的阅读和批评。因此，与纸质媒介作为载体的影评相比，网络影评的意义其实是处于一种不断生成、修改、繁殖和演变的状态，我们很难对其写作者进行某种清晰确定的指认。再比如，为了使影评更加简单易操作，一些电影网站利用网络强大的存储和统计功能，将投票和打分的形式用于电影评论，采用十分制，每个用户在看完电影后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随时随地对影片进行打分，所有分数的平均值形成对一部影片的评分，分数的不同基本上体现了大众对于这部影片的基本评价和定位，而且随着参与打分的网民的增加与变化，影片的分数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如目前为止，电影网站时光网上《金陵十三钗》的评分为8.0，共有21300人参与打分；《桃姐》的评分为8.3，共有5671人参与打分；而《画皮2》的评分则为6.4，共有9964人参与打分……这样一来，对一部影片的价值、质量进行最终评判的已经不再是传统意义上某个具体、确定的个人，而是网络上无名的大多数，是变动不居、流动不息的“游牧民”，网络影评也因而呈现出一种鲜明的流动性和开放性特点。

（三）后现代虚拟空间中批评的随意性和碎片化

作为一种美学分析和价值评判方式，传统影评的写作往往要求批评者具备较深厚的文字功底和理论修养，影评要观点明确，逻辑严谨，论证严密，它凝聚着作者深刻的理性辨析和独特的审美意识。然而，在互联网这一虚拟的后现代文化空间中，撰写影评已不再是一种需要投入过多理性意识和审慎

思考的文化行为，人们可以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发表影评，他们往往借此来抒发自己对某部影片的直观感受或当下印象，表达个人的趣味喜好，甚或仅仅将其视为“消费”电影、宣泄情感，寻找社区归属感和认同感的一种方式。网络影评大多为观后感、印象体、“酷评”、感悟式和即兴式的点评，它摒弃了传统影评的抽象玄思和庄重严谨，而成为一种直抒胸臆、轻松随意、自由灵动的语言游戏，这在微影评中体现得尤为突出。微影评之微在于它短小精悍，言简意赅，灵活便捷，“短、频、快”是其主要特点，因此，微影评往往不需要经过审慎的思考和周密的辨析，它是只言片语的当下感悟，是转瞬即逝的情感抒发，是自由随意的情绪宣泄和闪电般的思想碎片。如时光网上关于《桃姐》的微影评中，网友“相对”的评论是，“桃姐，难得的低调。不管是高于还是低于，电影还是和生活有关的好。突然觉得，生活离自己有点远。想家了。”关于《龙门飞甲》的微影评中，网友“恐惧绿色”认为“画面很有质感，故事有些儿戏，打斗略显业余，同时支持创新和尝试。”网友“s毛耳朵猫o”则评论道“打发时间，可以看看，挺欢乐的。陈坤和萱萱是亮点啊有木有！”微影评抛弃了传统影评的整体性、连贯性和系统性，在解构宏大叙事的同时，呈现出一种无深度的平面化、游戏化和非理性特点。在网页上不停滚动、不断更新的一条条微影评恰如后现代语境下漂浮不定的“碎片”，生动应验了波德里亚对媒介文化的分析，“每一种价值或价值的碎片都在仿像的夜空中一闪而过，接着便消失在无边的虚空中……这就是碎形的真实情景，也是我们当前文化的真实情形。”^{[3](86)}

二、网络空间的权力角逐与新批评形式的尴尬

网络作为载体的电影批评形式打破了传统知识精英一元独霸的批评格局，为我们带来了更加多维度的批评视野和更加鲜活生动的批评经验。借助互联网强大的“在线”功能、即时性和互动性，一部热门电影上映后，甚至会有成千上万的影迷和网民在网上发表影评，参与讨论，在全民性的话语狂欢和语言碰撞中，一种开放的、立体的、复合声部的批评文本得以被创造出来，嘲弄调侃、讽刺揶揄、拼贴戏仿、娱乐恶搞、宣泄戏谑是其常见的话语风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一些学者将网络影评“视为是草根文化对精英权威的一种‘对抗性表演’，是‘对抗互联网时代、DVD时代，大片泛滥时代受人操控的电影文化’的一种颠覆性力量。”^[6]

然而，我们是否可以据此断言网络是一片彻底放逐了等级和权力的乐土，网络影评主体可以在此尽享逃避的快感呢？答案显然有待商榷。事实上，网络庞大的受众群体、广泛的传播效果和社会影响力使得任何一种力量都不会对其视若无睹。在众声喧哗的背后，仍然有着隐形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对网络影评进行监督、引导和操控，在各种权力的角逐和博弈中，新批评主体随时面临被俘虏、被捕获的可能，新批评形式也因而陷入某种自由与受控并存的尴尬境遇。

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大众传媒与政治有着某种天然的、千丝万缕的关系。正如约翰·汤普森所言，“大众传播的发展大大扩大了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中运作的范围，因为它使象征形式能传输到时间与空间上分散的，广大的潜在受众。”^[7]如今，“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政治资本的拥有者对媒介内容、信息生产和流通的监督与管理也从之前显性的控制逐渐转变为隐性的控制。除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精心打造的影片过分苛责，言辞过激的影评以外，一些关于涉及历史观和民族主义文化立场的影片，如最近几年创作的有争议的国族题材电影《色·戒》、《南京！南京》等的评论在网络上也更容易遭遇到审查、监控与过滤。

此外，近几年来，随着电影产业模式的变迁和市场化趋势的日益深入，电影投资的重心开始由制片转向营销，网络因其庞大的消费群体已日渐成为电影宣传推广的重阵。在齐力向票房进军的征途中，网络影评也成了电影生产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经济资本渗入网络空间中时，一些缺乏自制力的网民因禁不住利益的诱惑而被收买，落入资本的圈套，沦为资本的附庸，成为所谓的“网络推手”、

“网络打手”、“水军”和“商业五毛党”，通过发表“灌水帖”为网站赚取关注度和点击率；把花钱雇佣一方的电影吹得天花乱坠，完美无瑕，而将同档期的竞争对手贬损得一塌糊涂，一文不值。爆料八卦、猎奇炒作、恶意诽谤、造谣生非甚至人身攻击都是其惯用伎俩。这些人已经完全丧失了批评者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其影评也不再有任何的学理性和专业性可言，甚至连起码的真实性和公正性都付诸阙如。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使某部电影长期以公共事件的姿态处于舆论的焦点和核心，引起不知情的公众的围观与热议，从而达到宣传造势的效果。如去年十月国庆档，两部魔幻大片《画壁》、《白蛇传说》同时上映，而后者不幸遭遇到了网络“水军”的故意抹黑，有人将其称为“史上第一大烂片”、“看了不到三分钟就想吐。”也许该片在情节编排和特技造型上确实有所欠缺，但是如此极端偏激的评价显然是言过其实，别有用心。因此，面对强大的资本逻辑和商业力量，如何坚守自己的道德操守和独立精神，的确需要引起新批评主体的反思。

三、对新批评形式进一步发展的思考

被誉为“21世纪麦克卢汉”的美国学者亨利·詹金斯在对数字媒体技术进行分析时指出，“技术总是在某个社会和文化环境中产生的，而该环境或限制或有利于设计者的目标。”“媒介不永远都是信息。同样，与‘互动技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和参与理想不是技术的产物，而是我们的社会和文化与技术互动的结果。”^[8]网络作为载体的新批评形式因其多元性、流动性、随意性和不确定性，而起到了对峙权威化、绝对化、等级制，挣脱凝固、独裁和符号藩篱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由于资本、权力的渗入和操控而导致的网络影评的异化和批评精神的失落也是有目共睹的事实。对我们而言，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技术既喻示着一种天马行空、民主公正和自由表达的可能，同时也是一种监督、权力和社会控制的工具，其对于电影批评发展的意义最终取决于人们如何使用它。如果说新批评主体因其成分的多层次性而为我们带来了多元的批评视野，从而成为电影批评积极的建构者的话，那么，也正因为这一主体的芜杂与良莠不齐，一旦其沦为权力、资本的附庸，则又极易成为阻碍电影批评发展的破坏性力量。

那么，如何才能将网络打造为真正的公共话语空间，使其成为促进新批评形式良性发展的有力推手呢？一方面，网络影评的写作者要不断提升自己的文化品位和媒介素养，加强道德自律，抵制外界力量的干扰、诱惑和操控，坚持批评的独立精神、理性意识和美学品格，不跟风盲从，不哗众取宠，不作违心之言，珍惜自己的批评信誉，善用手中的批评权力，在审慎思考的基础上发表客观公正、有见地、负责任的电影评论。另一方面，面对新媒体时代的文化转型，身处文化高端的精英知识分子也不应一味谴责草根文化的粗鄙或感慨批评精神的失落，而是要顺应时代的发展和变迁，实现自身的角色转换，即从现代性实践模式下的立法者、评判者转变为后现代实践模式下的阐释者和参与者，积极投身电子媒介时代的电影批评建设中。如通过在网络上开设自己的博客或微博，参与到关于电影文本的价值判断、审美趣味和当下电影创作现象等问题的讨论中，避免正襟危坐和耳提面命的口吻，以平易近人的姿态和亲切生动的文风将自身的学术理性、理论知识和价值导向植入公共舆论空间，从而在与大众沟通交流的过程中起到一定的引导和匡正作用。令人欣慰的是，目前已有一些电影学者、专家和职业影评人正在通过这样方式，扮演詹金斯所言的电子媒介时代的“Aca-fan”（英文“学者”和“粉丝”两词的组合）角色，发挥着公共知识分子的作用。如2007年4月，新浪娱乐与中国电影评论学会联手打造了“中国影评家官网”，全国著名的一些电影评论家、教授、专家以及资深影评人等纷纷入驻新浪博客，借助网络这一平台从文化、产业、创作和评论体系等多个角度，就中国电影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并与观众、网民展开积极的交流和对话。此外，还有一些活跃在权威电影网站的知名影评人如前海一支剑（电影学教授），范小青（《看电影》专栏作家）、图根宾木匠（下转第88页）

(上接第 64 页)

(电影学博士)、风间隼(社会学博士)等在某种程度上也扮演了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们大多拥有丰富的电影知识、大量的观影经验和一手的电影资料,观点独到,语言犀利,文采出众,其博客粉丝通常上万,所写影评的点击率、阅读量、关注度和回帖数也都比较高。作为一个媒介素养较高的群体,此类影评写作者对于净化网络批评环境,拓宽电影资讯渠道,提升网民审美趣味无疑起到了重要作用。

当下,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媒体以其强大的辐射力、鲜活的生命力和广泛的影响力已成为电影批评的一个重阵,网络媒体自身的复杂性以及网络影评存在的各种问题显然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和思考。在重建电影文化格局的过程中,新批评形式仍然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

参考文献:

- [1] [加拿大] 马歇尔·麦克卢汉. 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 [M]. 何道宽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1: 12.
- [2] 麦永雄. 光滑空间与块茎思维: 德勒兹的数字媒介诗学 [J]. 文艺研究, 2007 (12): 76.
- [3] 胡继华. 赛博公民: 后现代性的身体隐喻及其意义 [J]. 文艺研究, 2009 (7): 90.
- [4] 严峰, 卜卫. 生活在网络中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12.
- [5] 汪民安主编. 文化研究关键词 [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11: 449.
- [6] 石川. 以包容的态度看待网络影评 [N]. 文汇报, 2011-03-16.
- [7] [英] 约翰·汤普森. 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 [M]. 高铨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05: 287.
- [8] [美] 亨利·詹金斯. 数字转型时代的理论建设 [J]. 秦喜清译. 电影艺术, 2010 (5): 108.